

豫章叢書

第三五册

宋宗伯徐清正公存稿序

言以載道曰文故六經四子之文燦如日星雖垂訓  
不同其軌諸道術則較若畫一自道術支漓文章茅  
靡循辭之家沿時代以遞變率矜蟲鬪鶴詹詹然徒  
繡其聲悅此編簡汗牛總於大道無當也迨有宋濂  
洛諸儒蔚起始慨然以賢聖統緒爲己任每借語言  
文字以闡明理奧而余遠祖清正公亦嘗有功於紹  
繹初舉嘉定進士出調南安軍卽申周程之教於學  
宮尋改闔安撫時真西山氏並官闔土益相與切劘  
共匡名教嗣後蹂歷中外復與劉馮諸賢侃侃砥柱

末造凡屬政廢時難輒據忠愛論列今讀其奏牘尙  
凜凜有生氣至它所譏結亦鑿鑿訂謨求當千秋者  
蔡毋取雕鵲爲工間叶諸聲歌尤洋洋正始有裨風  
雅匪徒拊瓦缶爲鏗鉤大都於六經四子中咀其精  
華而已迺說者謂非品格如公固不能有斯文蓋言  
爲心聲自昔如長卿文靡子雲文僻靈運文傲明遠  
文激嘗以心術未醇隨寫諸文爲詬病繫公生平本  
末紀諸宋史實粹然全瑜則立言大業自是躋濂洛  
之奧而登闕里之堂彼區區長卿數子惡足侑其籬  
庶也耶公所著作史載亦詳惜多散逸卽在閩時有

請雨一記勒在鼓山石壁者道勁傑構非藉劣尉之  
峰靈夙爲擁護此篇幾蝕於榛莽迺知名山之藏諸  
類此者可勝收哉茲從家乘中搜其僅存餘瀝彙次  
六卷久欲懸諸國門未暇也適觀風人聞見閩人猶  
戶祝公不衰爰屬有司讐校授梓更以垂示永永公  
諱鹿卿字德夫當時尊爲泉谷先生在閩事已載郡  
志茲不贅

皇朝萬厯甲寅春王正月賜進士出身巡按福建監  
察御史十二世孫鑒拜手謹譔

宋宗伯徐清正公存稿目錄

第一卷

奏劄

四年丁酉六月輪對第一劄

第二劄

都城災應詔上封事

五月視朝轉對劄子

奏乞科撥糴本賑濟饑民

壬子聚講癸丑論政府制國用并乞釐正檢

正官名劄

九月朔有旨令伺候內引壬子入國門是日

內引奏劄

第二劄

第三劄

第四劄

丁丑上殿奏事第一劄

第二劄

上殿奏事第一劄

第二劄

正月丙寅直前奏事劄子

勅知太平州岳珂在任不法疏

奏已見劄子

第二劄

第二卷

奏劄

經筵奏已見

經筵奏已見

已已進故事

三月壬辰進故事

己卯進故事

名澤正及本有金  
二  
壬寅進故事

丁酉進故事

丙辰進故事

己亥進故事

同日進故事

八月朔視朝轉對狀

有旨令赴行在奏事辭免不允狀

除江東運判辭免狀

九月改知贛州申省狀

秋七月除浙東提刑辭免狀



御筆召赴行在辭免狀

除黃章閣知宰國府兼江東提舉辭免狀

五年乙巳春二月除右司辭免狀

孟享除太府少卿兼權右司郎中辭免狀

秋七月除兼崇政殿說書辭免不允狀

乙巳乞祠不允狀

己酉再乞祠不允狀

丙子三乞祠不允狀

除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副使

辭免狀四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十一月乞歸老不允狀

七年丁未春正月乞歸田里狀

三月丙乞歸田里狀

乙巳召赴行在辭免狀

五月戊午除權兵部侍郎辭狀三章

第二狀

第三狀

乞給告歸里狀

丙辰除兼國子祭酒辭免狀

第二狀

冬十月除權禮部侍郎辭免狀

再辭狀

六月乞補外

秋七月除兼權給事中辭免狀

辭免并乞休致狀

第三卷

表

三月以磨勘轉承議郎夏四月到任謝表

十一月視印于南康境上閏十二月到司謝  
表

冬十月甲戌到任謝表

戊午賜御書味書閣遺安堂六大字謝表

五日到任除右文殿脩撰知平江府兼淮浙

發運副使謝表

戊申磨勘轉朝散大夫謝表

供兵部侍郎職謝表

供禮部侍郎職謝表

庚寅宰執宣賜御製忠邪辯論表

丙申除直秘閣依舊浙東提刑兼權浙東提

舉謝表

遺表

第四卷

講章

八月戊寅進講尙書讀九朝通畧通鑑綱目

十二月戊辰進講

癸未進講

己未進講

冬十月壬戌進講

乙丑進講

乙酉進講

十一月乙未進講

癸卯進講

戊申進講

甲寅進講

甲子進講

戊辰進講

癸未進講

戊寅進講

辛酉進講

癸巳進講

丁卯進講

冬十一月己卯進講

己亥進講

戊辰進講

十二月乙亥進講

第五卷

文

復齋記

種德堂記

雲封禪寺重修造記

雙碧柱記

重建六齋記

福州請雨記

白太守論南安縣試選事

論待虜救楮二劄上樞密院

第二劄

上廟堂論楮盛書



青雲課社序

白太守論立限撰勸農文

祠貞文公祝文

橫江雜稿序

趙戎詩集序

贈相者王仲父序

陳大庾公餘集序

己酉奉御筆宣諭之平江府任恭跋

跋無垢借米帖

跋杜子野小山詩

後漢書卷之五十五  
李監稅子以其祖肖堂所書盤谷序求跋爲

書其後

文谿曾氏五君圖贊

并序

梯雲義約

跋黃瀛父適意集

送造墨堂生序

跋趙簿覺庵彙稿

廬陵譚校正以自牧名其齋請予銘之

第六卷

頌詩

明堂慶成頌 并序

明堂慶成詩 并序

五言

湛泉送客二絕句

護法寺勸農呈秘丞

贈曾司戶

詠蘭

酬正錄直學

酬眾士友

次曾司戶見貽之韻併餞其行

和黎丞梅關嶺

判府羅郎中舉以快閣佳篇輒次殿韻

輓陳大庾

再遊梅關書呈黃幹

次黃幹梅關韻

廬陵試院次陳明叔韻

快閣書呈吳宰

丙戌年新春偶成

感興

春日

小英石峰

送大庾黎丞 二首

次濂父詩

林判府和前韻見示且約暇日論茗次韻爲

謝

府判再示楹字韻詩再和之

出灘賦灘石

雜興

月夜赴郡會歸輾轉不成寐觸事感懷

賀判府生子

七言

之官過顛癡 二首

兩齋報謁見一鷺得魚羣鷺爭食之 二首

壽曾僉判 二首

和杜子野澹泉詩來詩有塵事分清事之句  
子野又以詩來言不董涪翁畫李翁再和之  
聞鴉有感

讀楊妃傳

曾氏清江亭

杜子野寄雲山蘭石四畫且以近詩來和韻

酬之二首

和杜宰送茶韻

又韻

杜子野惠來禽內碧桃謝以一絕

子野惠竹颺有感而賦二絕

七月二十一日重過韻灘十絕句

廬陵試院次陳明叔韻

梅花

觀釣

府判社日招飲蔣園座中索賦詩三絕句

再續前韻

依前韻呈府判

月香亭主人送似牡丹座客作芍藥品題

其二

愛山堂七絕句

贈琴士翁明遠并簡幹教二黃丈

章貢三咏

上判府陳秘丞

酬溫戶見和首篇

酬陳大康



酬何學賓

酬曾學錄王掌祠

酬張錄南老

酬張直學

酬吳直學

酬朱學

酬楊學

贈太和曾機宜

壽陳大庾

去年脩禊後三日得南宮捷報於家今年是

日與同年趙簿同事泮宮感而賦詩

趙簿見和復次韻

酬黎丞見和

酬曾教正

酬正錄直學

酬何學賓

去歲王監獄以詩餞行且求無垢語錄次韻

送之

和張直學送新茶韻

壽提舉陳秘丞

再用前韻送地圖

至梅關書呈僚友

士友見和七月七日曝書依元韻謝之

送周幹

郭府判書友于堂榜謝之以詩

廬陵曾省元求書見杜宰和韻餞其行

三山周省元索詩依杜宰韻賦二章

林府判錄示近製依韻和呈二首

用羊字韻呈史君

侍林府判齋宿舉似頃在海陽縣齋丁祭詩

徐昇正五石相目金  
依卽席和呈

府判和答依韻上呈

護法寺勸農呈史君

史君寵和復依韻上呈

同日依齋宮韻呈府判

寄題胡叔軻香山樓詩

并引

史君贈所臨蜀本三蘇入涼圖詩以謝之

黎丞傳示史宰聲字詩走筆和之

再和聲字韻詩一謝史宰一呈黎丞

林府判和前三蘇圖詩再依韻爲謝

張法示詩集爲題其後

次韻史宰賀受薦

送何生龔生歸曲江

和南康趙簿贈詩

次史君喜雨韻并呈府判

次史君喜雨偈韻

追挽監簿李公

送表伯朱丞尉

黎丞命飲辭之以詩

爲曾僉喜雨

史宰見和依韻爲謝

依韻戲呈諸丈

再呈曾僉

諸公約會縣中觀燈不克赴既又見趣座中

賦一章

卽席次府判韻

興教寺勸農呈史君

挽安人陳氏

別倅車

餞羅使君

令佐約登息梅嶺不克赴次來韻

喜雨上史使君馮宮講

湛泉酌餞黎有詩壁間遂次其韻

壽馮宮教

送游同年赴增城征官

再用韻

次宮教六齋慶成韻

宮教再以詩來復次韻

陳府判邀遊梅關

勸農上宮教

名清正公存和自金  
一四  
中秋對月有懷

溪泉命客

獨坐

春補揭勝史君爲詩以農諭學次韻爲謝

詞調

快閣上繡使蕭大着

元夕上秘丞酌江月

水調歌頭餞提舉陳秘丞

賀新郎餞郭府判趨朝

杜南安和昌仙詞見示次韻酌之



再次韻

賀提舉陳秘丞除憲酌江月

水調歌頭賀史宰受薦

水調歌頭壽林府判

漢宮春和馮宮教詠梅依李漢老韻

重和

滿江紅饒林府判

附錄

年譜

誥詔

九年己酉春正月除禮部侍郎誥

辭免禮部侍郎不允詔

再辭免不允詔

秋九月疾亟乞謝事旨特轉一官進華文閣

待制致仕誥

封豐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誥

史志

宋史本傳

江西通志列傳

江西通志名宦傳

豐城縣志

浙江通志官師志

八閩通志方面名宦傳

八閩通志郡邑名宦傳

福州府志名宦傳

福州府志名宦傳

福州府志名宦傳

閩大記名宦傳

泉州府志名宦傳

泉州府志名宦傳

紹興府志名宦傳

跋徐德夫所藏朱文公五帖

味書閣記爲徐德夫右司作

宋宗伯徐清正公存稿目錄終

宋宗伯徐清正公存稿卷一

豐城徐鹿卿撰

奏劄

四年丁酉六月輪對第一劄

臣寒遠孤蹤材能謏薄遭逢明聖擢寘班聯夔緯至  
情每恨無因借玉陛方寸地一吐之茲因賜對獲望  
清光不敢撫拾細微以應故事請以關於理亂之大  
者爲陛下告臣聞至不可玩者上天之怒心尤不可  
忽者斯人之疑心知所以解人心之疑則可以息天  
心之怒矣夫天人相因疑怒相生察諸近而遠者明

求諸顯而幽者驗惟有真實一心可以對越可以感  
動而毫髮之人爲不預焉乃五月辛未星文見異王  
申回祿延災兩日之間京城煨燼者十之七矣陛下  
居至尊操勢利莫愛於宗戚而邸第焚莫急於財貨  
而帑藏竭莫大於都邑而生聚空以其至親至近者  
猶不能庇而全之則夫疎且遠者將何恃矣方其煙  
炎張空浩如怒濤疾風之不可禦陛下曾目擊之乎  
斯人倉皇駭竄斃於熏灼斃於鎮踏斃於餓餒者不  
可勝數其幸而存者呼號之聲憔悴之色可憫可痛  
陛下曾得所聞乎蒼蒼者天不可俄測所可知者人

心而已陛下嗣承丕緒十有四年其間災異何所不  
有而三變爲尤大辛卯之災上及宗廟人以爲權臣  
專擅之應也陛下方且念其羽翼之勞潛晦委重於  
是天怒未息而警之以喪師失地之變焉三京之敗  
流毒至今人以爲諸臣狂易之致也顧乃委曲諱護  
越三年而始下哀痛之詔於是天怒未息而又警之  
以震雷之威焉明禋之異上下失色人以爲變理非  
人之咎也陛下雖能逐一宰臣然外政宿弊大率多  
仍其故於是天怒不息而鬱攸之警至於再矣天之  
仁愛國家何其至哉本朝以火德王今一陰方生而

真此大異正由陰盛陽微而火失其性故也懷疑者  
眾陛下亦知乎恭惟寧宗皇帝以恭儉仁厚之德祈  
天永命享國久長溥海內外皆得蒙被安靜和平之  
福火之作也迫於開元陽德之宮而獨不燬豈非天  
以此彰我寧考之盛德以警動陛下之心乎眾心之  
所疑者此也陛下之大寶位得之於天而受之於寧  
考天資孝友豈有他哉一宗藩之無祀豈必謂其真  
能爲伯有之厲然故宮遺址火實始焉眾心之所疑  
者此也椒房之親富顯之可也當四郊多壘之時節  
鍼之華不以待有功而汲汲及此恩寵先之火亦先



之衆心之所重疑者此也近親懿戚人頗議其干請之數其有其無陛下知之臣不知也然火之自西而東越兩河而徑趨之若有所鄉導然衆心之所以愈疑者此也雖然是亦姑舉其迹之最著者爾非獨四疑又有三誘羣臣熟言之陛下熟聞之矣徒以爲罷行論建必出外廷未嘗謀之私昵也進退除授必出宰揆未嘗決之他人也機務親覽宵旰忘勞經史講論寒暑不輟未嘗過佚於深宮內廷也是三誘者非獨陛下之心臣則知之而天下未之知也蘇軾有言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誘臣請略言其

疑似之跡而陛下試察之政令出於外廷是矣然御筆時至於中書宣諭或出於要地事關封駁不免留中名在白簡閒煩節帖此所以來天下之謗也又聞市巷之言往時權勢子弟置局行都內以結左右之悠揚外以覘朝廷之動息然猶不過典以輿卓給以私錢今則方面效尤率多置局而以其徒主之名曰通中外之情實以行囑託之計朝廷每有科降不復津發率椿留以供費陛下捐生民膏血以予之所望謂何而忍如此用之乎毋謂已去而無是事也至如飲食藥餌之物出於虜地者相銜而至輦轂陛下以

爲此安從而得之以吾寶貨易彼糞壤而藉手以行  
其私更化以來宰執不受餽矣臺諫不受餽矣此錢  
此物歸之誰乎朝廷每一舉措令未出而彼已知之  
每一議論意未決而彼已聞之向使有賂而無效則  
雖賂亦將不再其應如影響是以方來而無窮况蹊  
徑一開則他時因微而入緣形以出有不勝其慮者  
此皆非陛下本意而謗者謂陛下寬容之不知何苦  
爲此曹受謗哉臣以爲不室交通之路則天下之謗  
不解此天之所以怒也除授出於公朝是矣然除目  
未頒已有謂某爲某邸之客某登某人之門旣而有

昭合者矣除目既下則又曰某出於睿旨之丁寧某出於御批之訓諭雖卑官小職有不能不然者矣件食故臣生無鑄錙之益歿乃論定策之功先皇與子孰敢貪天私家譟述豈能傳信是果出於聖意乎抑有爲之地乎潛邸外姻他豈不可以薄加恩數而參錯於邊方守倅之任強敵在境此爲何時風寒迫身此爲何地是果以才選乎抑姑爲人擇官乎利在他入而謗歸君父乃重於絕私謁而輕於受謗讟也願聞聖意亦厭其煩以杜術不可告之者正自不少然臣以爲不盡杜僥倖之門則天下之謗不解此天之

所以怒也。伏樂不足以奪憂勤是矣。自有讖言之蓋曰：陛下不知濡首之可戒，則無旨酒之箴矣。不知女德之無極，則不復日近儒生矣。自小人言之，但見邊風孔棘，而增置妃嬪之閤，錫宴雖罷而未輟排當之常。一二舉動未免有以實人言一實，足以證百虛。是以觀聽懷疑，羣議交集。夫操網罟而謂之非漁，不如捐網罟而使人自信。然則豈無名稱不正之人，得以出入宮掖以啟天下之疑者乎？臣以爲不絕逸慾之媒，則天下之謗不解。此天之所以怒也。夫因疑生謗，因謗生怒。天之怒卽民之怒也。姬旦之告成王曰：小

人或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陛下欲回天意則凡羣言之所止不必校曲直不必論是非必痛自刻屬痛自奮發由自本自根之地以至於宮掖朝廷凡可以絕夫人之疑謗者首圖而速改之而又以發強濟寬容之德以篤實充輝光之美以懇忱應文貌之勝尊天命而抑私恩務力行而簡議論事剴切者必召封駁不回者必留緘默苟容者必汰闕茸不才者必斥支傾補弊之策必講權宜救急之術必行天下方以此望陛下苟一旦奮然斷自聖志而力行之則孰不歌舞聖德而忘其憂人心悅而天意解矣不然避

殿減膳之虛文不足以信天下之心捐金子粟之小惠不足以釋都民之怨賢者相與引去而持祿固位者皆臨事不可倚仗之人也臣觀火勢熾烈之時官吏軍民幾於束手而坐視萬一天怒未怠其禍更有甚於此者亦將若是而已臣既憂斯民之無所恃復憂陛下之無所恃矣興言及此疾首痛心惟陛下哀其忠赦其愚而曲留聖心焉不勝四海生民之幸取  
進止

貼黃臣又聞難得者機易失者時轉移天下之大勢者在乎善應之而已陛下卽位以來機之至者屢矣

權相之淪謝是一機也而不能應明堂之罷相亦一機也而不能應今又一機矣謂宜不終日之間必有大黜陟以謝天戒大更革以慰人心大悔悟以來直言願乃不能無遲回屈勉之意何哉豈其謂高高者真不足畏耶夫機會之來斯民莫不傾耳注目以俟作新之政感孚之速惟此時爲然一德意之美可使淄青軍士投戈而效順一詔旨之布可使武夫健將踈動而感泣一舉措之宜可使王承宗歛手而削地一任用之當可使遠人不敢生事而開邊應之少緩則頽墮委靡無復振起之理矣辰去速而來遲機一



往而不返願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取進止

第二劄

臣既以天人相因之理控露於前矣而其切於時事者有六請條列而繼言之一日洗凡陋以起事功大抵危急之證非平緩之藥所可治療敗壞之局非尋常之着所能扶持粵自殘金傾危疆韃熾焰滅國者十數稱兵者幾年中原遺黎殆無噍類而後駸駸及我蜀敗襄失荆危淮孤而內憂近患又捷出而乘之臣意此一氣數自北而南非大有以回天心而繫民志是乃禍亂之始也奈之何規模不立於朝廷威命

不行於邊圉志氣不一於中外號令不信於軍民處  
邊國百里之時而襲累朝全盛之儀文當禍至無日  
之機而守承平無事之程度以文法相蒙蔽以空言  
示作新費有限之光陰役無涯之細務平時失於經  
畫遇事必至張皇臣以爲陛下當講求軍國之大政  
而專意於委任責成大臣當清中書之務而專意於  
憂邊思職必有以長駕遠撫而收豪傑之用防微杜  
漸而絕禍亂之原毋以旁出之門戶廢紀綱毋以和  
戰之矛盾妨實政置節用一司以少紓目前之急通  
救楮之權而勿泥書生之談王畿瓦礫之場若之何

而鎮安上流脊膺之地若之何而葺理皇皇汲汲盡  
心力而爲之用草創之規爲救急之術則人心改觀  
而事功可集矣二日昭勸懲以收主柄夫人之所以  
奔走天下者惟賞與罰耳大權在已而不能用何以  
使天下之聽命哉日者入洛之師縱未忍誅王恢而  
戮馬謖亦宜投之荒裔俟經赦宥然後議功使過庶  
幾名正言順未至全廢勸懲今乃一切不問是司寇  
始失刑也京襄之失亦宜重加竄殛而密諭其手足  
之親責令勉立功名然後抗章自贖猶可少塞公論  
今乃甫從薄罰無故放還是司寇再失刑也去歲鞬

騎長驅如入無人之境其視攻郢而弗救取薛陵而弗知者果何以異縱欲宥過而責後効豈應無功而受厚賞今則例皆增秩進職矣是司勳復濫賞也萬一更舉淮而棄之亦將以是待之乎豈有擅作威作福之權乃惴惴焉待其臣如驕子而可以用吾國也臣願陛下以齊威王之振厲者自勉而毋以唐德宗之姑息自安也三曰清班著以儲實才夫鴛行鸞序世之所甚重也以臣觀之州縣一命之微其才否無不立見至於登朝則問曹居半悠悠唯唯皆可累日而序遷其初本欲以儲才其弊亦足以藏拙臣之不

官亦拙者之一也故欲作興人才必自班行始昔人  
宗皇帝嘗謂多士盈朝欲求一材堪轉運使三司判  
官者了不可得今平居進用則常患於無闕及臨事  
任使則又苦於乏才非其人而強使之適足以敗吾  
事臣以爲宜於班行中常留若干闕而以堪將帥練  
邊事理繁劇通財計專立四科命內外之臣公舉所  
知條其已試之効各以名聞中書置籍登載併記舉  
主姓名隨其資歷淺深以所留之闕取所舉最多者  
充之其已立朝而可備此選者亦預焉遇有事任則  
取因薦而拔擢者遣之功過之大者舉主同其賞罰

前者既去後者復來取之不窮而用之無盡陛下萬機之暇時一索籍以觀其進退則所儲皆可用之才矣四曰重輔郡以蔽都邑夫千金之家猶知重門複壁以自衛況都邑乎兩浙諸郡都邑之門壁也而兵備單弱春秋教閱操弊竹以爲弓樹腐紵以爲旗老弱雜陳真同兒戲加之財計空乏莫能疏通臣試以所知者言之間之大農嘉禾一郡歲輸之數爲緡錢二十五萬旣以置告而寬減三萬矣又請止輸一十九萬使此數登足猶之可也而兩年之間凡虧一十五萬則一歲之輸不及元額之半今復以麾壘寵舊

臣之子不知其能辨集否也縱不爲一郡計獨不爲都邑計乎頃年盜起三衢常山之豪頗嘗効力功賞旣濫又或不均甚至以土人任本里之闕彼是相形近遂交關州郡苟幸平靜豈暇更爲遠圖疽根伏藏久且潰決萬一邊陲警而肘腋之變復生何以待之凡如此類臣以爲當妙選賢牧整葺敗壞調伏姦萌庶幾手足可以扞頭目而內憂不作矣五日因閩越之舟師以防海紹興逆亮之入寇也分兵爲三而一由海道然先一歲已謀知之而命李寶屯江陰矣今賊婦久於海上其爲倪詢商簡者甚衆安知不出於

亮之故智乎紹興謀而知之知而備之故能先其未發而伐其謀今既不能知亦不能備萬一虜以重兵綴江淮以舟師趨兩浙本根震則枝葉不能自立矣竊見福建浙東歲調番船分戍顧逕吳江等八處而總之許蒲都統司以防海也其錢糧則朝廷科降下平江支散近年糧降不時人不堪命於是調發之始船戶率非正名多用小船展拓以應尺度而水手亦皆浮浪之徒非逃卽潰問其舟則闊淺矣沒水矣其部轄將校與都統司軍吏通同爲欺一遇點集則旋僱民船篙手以充之點名甫罷旋復星散而軍吏與



游手之應名而未去者因得竊錢糧而瓜分之戎帥昏庸蔽而不察徒有供億之費而無備禦之功今宜作急行下兩路應今歲當次番船並要正身管押如敢承襲僱替守令重行鐫降吏胥並從軍法仍先科降合支之數候兵船之至委本州倅貳按月支散而以郡守察之都統司任總轄之責而錢糧不預焉比之旋行創置者力省而功倍矣又聞紹興樞臣葉義問建言沿海土豪諸海道之險仰海食之利皆能役使船戶請於沿海要處置寨以土豪爲寨主而自統之與官軍相犄角若假以名目激犒而使之亦可行

之一策也六曰合東南之全力以守江夫上流重地  
既已破壞則江面闊遠節節皆合關防羊祜有言勢  
分形散所備皆急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智者不  
能爲謀矣况聞襄江船筏如織邊帥之力豈能一一  
分布宜思有以助之臣以爲當委江廣湖南福建帥  
臣於內郡禁軍額內十選其三就帥司一處團結訓  
練委憲臣於郡弓手土兵額內十選其三就憲司一  
處團結訓練各擇將以統之其月糧生券皆各州各  
縣自行措置逐月解發以八月召集至二月散遣警  
急則從密院調遣以爲托裏之助時事方殷非內外

併力而爲之使盜闖門庭則堂室無獨全之理矣臣  
前篇之說其本也後篇所條其事也本立則事立矣  
夫棟宇將焚而顏色不變者孔斌之所以深憂薪火  
未燃而安寢自如者賈誼之所爲痛哭臣之過計竊  
比二臣儻沐採其一得之愚天下幸甚

都城災應詔上封事

竊覩回祿煽災上延宗廟中外臣子莫不痛心臣嬖  
蟻微生至爲猥賤然有懷不吐實負明時臣聞最易  
回者天之心最易感者民之心最不可欺者己之心  
人主欲自知其過惟求諸己心而已己心無愧則天

心之怒一旦可回人心之怨一息可解不然猶虛文  
應故事心可欺乎天人可欺乎臣恭惟皇帝陛下臨  
御宇內千今八年踐祚之初天下習聞仁聖之德翹  
首企足以爲太平之期期月可致信能日加警惕不  
移初心則積而至於今日縱未大治亦宜小康曾未  
幾時而羣妖眾異層見疊出是果何自而來哉以臣  
觀之大抵皆陰氣之應星殞地震疾風甚雨是陰類  
也丁亥浙西之水已丑浙東之水今歲江湖兩淮之  
水滅邑爲壑生理一空無辜之民葬魚腹者幾千十  
百是陰類也寇發江西延及甌閩湖廣刀鋸之慘原

野爲腥流離之苦過者掩泣環數千里莽爲丘墟饑疫乘之幾無噍類甚至畿輔之近一夫唱亂至煩王旅曠日未平豈所以令衆庶見哉是陰類也綱常名分日以陵遲監司守臣可戕可逐借曰撫馭乖方悉其自取然習慣爲常後患未已是無紀綱矣是無朝廷威令矣箠門圭竇之人皆凌其上而爲長者常凜焉有不可一朝居之意狂者妄作以速禍謬者沽恩以求全甚至姦盜之徒敢干禁衛果何等氣象乎是陰類也去歲之秋隕霜殺粟而甌粵之民饑今歲之夏水潦騰溢而江湖淮浙之民饑來歲饑孳之多已

可預見是陰類也山東逆酋本爲向者匱吾國力以  
奉養之失旣在前不必深論至乃揚聲鼓衆侵犯王  
略幸其送死所損已多而任事之臣功未就而釁已  
啟方來之憂伏於意外是陰類也西蜀關隘目爲天  
險艱虜突如其來猶踐平地守土者竄執制閩者倉  
皇人情恟恟未知所底是陰類也陰旣極矣火不勝  
矣於是鬱攸之警所至多然至於輦轂其禍尤熾累  
朝文物化爲灰埃官府民居空存瓦礫固已甚可駭  
矣矧乃廟祏之尊四海所託聽其自燬責必有歸宮  
庭目擊陛下能自安乎潭府獨存大臣能自安乎百

官見之能自安乎士民過之能自安乎臣以爲此亦  
陰氣之致也竊惟本朝盛德在火今柔陰之氣積鬱  
散漫火失其性奔迸四出正如虛憊之人元氣不充  
手足厥冷臟腑宣泄而浮陽上攻氣血妄行庸醫不  
察復投冷劑則危亡之至將不旋踵可不懼哉人有  
常言不知其形視其影今自影而觀天妖地妖陰也  
叛兵悍將陰也夷狄盜賊陰也積陰之沴其極至此  
臣不敢厚誣君父以爲不知所以用心然竊意剛不  
勝柔理不勝情必有以陰召陰者宮闈之隱風化所  
關后妾之分同於冠履邇日所進舉國譁然並后之

端有識過慮使其素無他議猶之可也既嘗有意選求而中止矣揆之人情寧無怏怏今長秋正位命出慈闈播告四方大分已定而素懷怏怏之人乃已黜而復進寵命之驟聖意可占鬣鬣得志能無求怏所欲乎事一至此雖陛下聰明特出亦或難處矣古者內庭之選多良家女蓋有深意竊聆日者里巷之賤亦或備數宮掖此等何知禮訓徒務爭妍溺志蕩心無所不至臣是以疑此乃召陰之本也出入起居在於必飲飲食燕樂期於有節道路之言多以爲陛下寵覽之勤奪於閒逸之樂道義之味移於遊燕之娛



闕庭萬里無由盡知一有似之此亦召陰之本也陛下  
一念之陰或不自覺而凡陰之屬以類而應臺諫  
之職取其能犯不避而効鷹犬之役世無賢不肖舉  
以凶德目之陛下亦槩乎有聞矣然將去復留欲進  
復退不害其爲得志也將帥之臣取其柔懦易與而  
可以頤指使令盜賊縱橫而出者無功邊鄙聳動而  
戰者無功京邑煨燼而守者無功然以敗爲勝者不  
得美官見焚不救者歸過其下不害其爲進身也內  
而公卿侍從外而隸塵持節則大半取其能供苞苴  
以快耳目之欲一小人之根不去而衆小人之枝葉

實繁散布於州縣者多哉賊基本之人黨連於要路者多斷削元氣之輩清議所擊如罔聞知不害其爲固位也向使陛下以陽剛爲德以正健爲心則不應變故之生一至於此今積陰之證徧滿宇內姦雄敵國陰窺潛伺抵掌踐躐幸我之弗傲弗悟以爲得志乃復悠悠泛泛不思所以塞其幸禍之心此非投以冷劑乎雖然是可憂也亦不足憂也天下之事非陰卽陽一念之失陰之端也轉而善則陽矣一事之非陰之萌也轉而是則陽矣是故處變故之極而悔心生乃修身進德之機乘憂危之至而勉心生乃轉禍

爲福之機陛下如求有以勝陰氣素服哭廟未足言也減膳避殿未足言也施舍已責未足言也如其止於此也撥之於心能無歉乎儻以是爲未足則當自一心始當自一身始當自一家始天下之所以過疑陛下者謂其惑於寵嬖也謂其溺於燕私也謂其知小人而不去也陛下內省於心果有是乎有而弗改是未悔也是未勉也陛下試靜觀默察今之時果何如時邪天之仁愛國家昭昭示告者可謂至矣民之厄於下以爲可相者舉之取其能負荷艱危而毋取其具員充位陛下不欺於心大臣不欺於君臣荷美

名君都顯號此又轉陰爲陽之大機亦天之所甚望也。不然策免三公徒從漢制營求肖象未契天心則彼進此退政未足爲輕重耳。臣狂瞽妄言罪當萬坐使臣言用而身危則利在天下罪在一身無所尤怨不然天下皆未知所以託身之所於臣何有哉。

五月視朝轉對劄子

臣聞二三大臣之心叶於一而後百官萬民之心定于一上下之心不一而求以濟事無是理也。陛下憂時望治並用二相而命元老大臣總其綱豈不以大廈非一木之支涇舟賴烝徒之楫相之嚴不可無吉

之寬房之謀不可無杜之斷療急證扶敗局法當如是也然同寅叶恭則雖十六相而不害其眾召夷微不悅則周公且深病之何則此心苟叶則守一等規模行一等議論立一等政事用一等人才事之合于理者無往而不獲其志也事之乖于理者無往而不得遂其私也人心其有不定乎否則乖離睽隔不合不公弗得逞於東者必趨于西無所投於甲者必赴于乙彼罷而此行之彼用而此舍之彼信而此疑之在上者莫適任患在下者莫知適從祇見其紛紛爾今大臣皆天下之選必將同心同德以仰副陛下責望

之意而臣於是時願以非才冒兼宰族愛助之切其能已于言乎臣之所欲言者三一曰定意嚮以立規模今世之患莫大乎疲精力于無益之常程而不明軍國之大計壞紀綱於因循之弊例而不守祖宗之成法無不測之賞罰以聳動衆聽無堅凝之力量以消沮羣疑隨事酬應而已未聞思所以待事變之來數日支持而已未嘗思所以惜日力之去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稷契皋陶並生於世臣知其不能轉危而安也今莫若昭示意嚮改易塗轍去繁重而就簡便破拘攣而事軒豁叶心一力取其大且急者汲

汲而其圖之兵胡爲而可強財胡爲而可裕民胡爲  
而可安進而訂謨者此一心退而推行者亦此一心  
如推車焉志於車之可行足矣如和羹焉志於鹽梅  
相成足矣曹掾當房之事毋使互有侵越而後可以  
貫始末已經判決之事毋得轉而之他而後可以免  
異同按而行之國事其有濟乎二曰明好惡以儲才  
望夫時事艱危非人莫濟而今之人物眇然矣宿老  
耆儒星稀雲散僅有一袁甫而天復奪之昔張商英  
卒陳瓘歎傷以爲人望已絕以今揆昔能勿懼乎邇  
日以來班著蕭索稍負清望者多納履引去之意名

爲有志者無彈冠願仕之心中外之情睽異若此外  
夷敵國其謂何哉夫端臣良士譬諸麒麟鳳凰雖若  
不切于用一旦出而鳴朝陽遊郊藪則藹然爲太平  
之嘉瑞不然則狐狸夜號鴟梟晝舞果何等景象乎  
臣嘗以爲班行之額當以其半待清修忠謹之彥以  
強吾國之精神而勿疑其迂復以其半處卓犖才智  
之士以效奔走之筋力而毋責其細公權度去町畦  
苟賢矣不必以爲某之黨與而疎之苟不才矣不必  
以爲己之親故而私之如此則眞才聚於本朝而緩  
急無乏使之憂矣三曰謹操柄以尊朝廷夫惟辟作



福惟辟作威人主之所以鼓舞天下者恃有此爾故  
豆區釜鍾之舉惡其市恩于私室禮樂征伐之權病  
其軼出于諸侯而近時太阿倒持朝綱不振舉高官  
美職以予人而方且搖手而不顧恃鹽鈔茶引以爲  
命而奪於私販之盛行臣不敢縷瀆姑舉辟差一事  
言之上自臺闕下至偏州不拘可辟之地不問合辟  
之闕例多選辟有諸郡守倅前政未上而已辟後政  
者矣有本無員額而請置添差以充辟闕者矣銓曹  
之差注多遠次而受辟者率先期而赴朝廷之除擢  
多終滿而得辟者止歲月之間從仕四方之人但見

其長之足以軒輊乎我也往往皆有輕視王朝之心非所以安眾志而隆主威也陛下嘗思周末陪臣所以效死于私家者乎嘗思六國豪傑所以聚會于四公子之門者乎威權下移浸不可長而其從違可否之權則在上而不在下臣請除三邊外其餘州郡宜下吏部刷其合辟之闕上之中書凡以辟書來上者先與批注係與不係辟闕方可爲之啟擬其近年創闕而辟者候見任人滿並行罷廢大臣同守公法毋徇私情則名器重而王室尊矣夫規模不立則無以爲依據之地人才不富則無以備緩急之用朝廷不

尊則無以成運掉之勢此三者真中書之務也古語  
有之同舟而遇風波則胡越可使如左右手今之風  
濤惡矣輔弼大臣之心一而後天下之心莫敢不一  
理亂存亡之機視此而已可不共思所以體承君父  
之意乎不然一國三公詩人所刺政出多門君子所  
譏豈陛下之望哉亦豈四海臣民之望哉惟陛下深  
詔大臣而亟圖之

奏乞科撥糶本賑濟饑民劄

臣聞孟軻之言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  
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

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歟臣謬以匪才蒙恩將漕其爲牧也大矣忍於視其死而不求其所當求是爲負民未嘗求焉而逆料其不得是爲負國臣職守所在敢冒昧而一言之臣入境以來仰體聖朝任使之意周行原隰自南康池陽太平以達于建康凡歷四郡所至延見士民咨詢利害而足跡之所未及者亦博加採聽其病民之事固非一端然最以歲事不登粒直翔踴爲大苦歲入旣虧而淮民又聚食於江南加之剽掠焚蕩時時竊發日下米一斛廉者六七十千高者至百餘千流離殍死氣象蕭然客販不通而常

平糴倉之積無幾等第人戶皆已應令和糴贏羨不多雖見行勸分未有可恃所至勸令種麥亦且未保收成此去來歲早熟尙是半年中戶已皆有轉壑之慮下戶從可知矣臣昨充員宰旅備知國力有限然誤當陛下委寄芻牧之求責實在臣竊照嘉定八年民之憔悴未如今日之甚朝廷爲捐建康府轉輸倉平江府百萬倉米三十二萬石及度牒一百道會子十萬貫準糴二十萬石通爲五十萬石又爲之蠲租已責變糶爲濟凡可以救民命者無不爲也今固不敢以此望之朝廷譬猶父母之於子雖旦旦焉養粥

不給之慮然慈愛之情忍食而遺其子乎臣按本路九州四十三縣大體皆歉而輕重亦自不同有早禾及分而晚稻不收者有高田甚旱而圩田就熟者今縱未能槩行賑恤亦當擇其甚者略思所以接濟之策以示聖朝當財計窘束之日猶未忍頃刻而忘吾民浙西兩淮湖南北之米既無可仰惟江西一路差稔雖朝廷和糶數多豈無尚可通融臣愚欲乞聖慈軫念一方之民特賜睿旨下封樁庫科撥十八界新會一百萬貫下本路爲糶本令臣與諸司公共商議一路合濟者幾郡而郡之合濟者幾縣一縣合濟者

幾鄉而鄉之合濟者幾戶其早勢稍輕者不與焉却以本錢分撥下各郡委官往江西路照時價收糴米斛俟到減原價三分之一專一分場糴與下戶將來除豁船脚等費及所減一分價錢外却將糴到錢據實數拘收椿還朝廷如此則所損不多可以助勸分之所不及投醪割炙恩雖微而意則厚是亦維繫人心之一端也如蒙特賜俞允卽乞速降旨揮施行仍降付尙書省劄下本路諸司公共相度依嘉定八年例分州措置及劄江西安撫轉運司行下所屬州縣照應收糴通放仍免所過商稅須至奏聞者

壬子聚講癸丑論政府制國用并乞釐正檢正

官名劄

臣恭觀皇帝陛下宵旰圖回奎壁絢爛特以兵財二  
事分委執事專任其責王言惟作命始而絲繼而綸  
繼而綽其孰敢以爲不然哉然事未有全利而無害  
者惟當公聽並觀去非取是求歸於至當而力行之  
何至似作似輟似疑似信日復一日而徒浮議之卹  
哉兵者臣之所未學固不敢言至於財用臣雖不知  
斡旋變通之術若夫成憲所存大體所關則考之經  
史得之師友亦嘗聞其略矣請試言之而明主擇焉



祖宗盛時掌財特有司之事曰鹽鐵曰戶部曰度支是爲三司爲三司使有聲績然後登之政府今之版曹蓋三司之職也特茶鹽隸之尙省而已建炎雖嘗以副樞兼領戶部財賦乾道亦以執政同知國用事然體統之在宰臣自若也今以版曹提領亦三司之遺法然以戶掌財其來已久源流於周之六典分列於今之六部總而爲省之六房嚴而爲臺之六察而戶房所掌特科撥和糴及尙覈出入之事於生財乎無預以爲奪都司之權者非也昔者以三司總國計則戶房自屬於尙省今若併尙戶而入專局則尙省

止存於五房揆之舊制微有抵牾臣愚以爲封樁庫如激寧庫如安邊庫如豐儲倉如務場如鹽窠皆可  
以總其事而歸專局惟戶房不當出省此妄議之一  
也不置局是也然既增參詳又增檢閱三省清嚴之  
地而輿卒早隸紛雜其閒恐非所以重朝著故不置  
局則責任不專置局而不公於朝堂則體統不順且  
法有改更利有取予若議論區處於本局而後請筆  
於宰臣萬一宰臣以爲不可而又議焉成鄭重臣愚  
以爲欲其專一則置局以處官吏亦未爲害凡拖催  
財賦常行文書自從各司各局分治其目擬審請筆

如執政之所條奏至於更革廢置則提領官時一  
至都省白其所以然而宰臣執政公議之蓋宰相不  
當屑預者其繁而無不當問者其要如是而後體統  
不分事宜適當此妄議之二也乃若官屬一事則版  
曹自有版曹之屬庫務自有庫務之官而宰司則惟  
書擬戶房之屬一員爾因版曹郎官五員以掌版曹  
之財因書擬戶房之官一員以掌朝廷之財去其不  
善言利者而擇善言利者易置之各立限界不相侵  
越提領通治之執政審處之而宰相裁其當如是足  
矣惟茶鹽一窠當命專檢閱之員更合增置無可疑

者此妄議之三也大抵臣之爲說初不悖於執政之說特欲大議公於都省而不徒請筆於專局擬審置之后置局以專行移而不使人徒雜處於朝廷之閒因省部之官屬以分治省部之財賦而不必多增員數提舉官通領三司之事而不害時至都省戶房還歸左右司而吏不入專局茶鹽別委專官而宰掾不必兼領朝廷戶房各任其事而財賦毋得交混三者其綱領而七者其條目也如是則體統合職任專然後以出入之大數較每歲之盈虧以爲各司之殿最而賞罰行焉聖君有命雷動風行決無反汗之理彼

茫然之議何足問哉臣猥以非才蒙恩兼組右選雖不當自附於論思獻納之列然使有懷不盡非臣所以忠於君父之意也書生之見何足仰裨聰明可則行之否則舍之是關國體臣何形迹之嫌哉冒瀆天威惟聖明裁赦

貼黃臣又聞中書造命之地熙寧開始置檢正五房公事一員欲以檢柅稽違糾正闕失審重於出令之初而不待乎給舍之封駁臺諫之論列也至於近年不行本職凡中書之事自勅庫斷案稽考奏鈔之外餘皆不得而問問其官則曰中書后省之屬也問其

職則曰書擬尙戶財賦也名與實乖官與事異名不正則言不順無甚於此竊嘗深求其故良由中間柄臣志在獨運自任胸臆不使掾屬得議其是非檢正旣無職守因分尙戶以寄之然名在中書門下而職在尙省可乎且尙省有六房所以挈六部之綱也移其一而他屬可乎今左右司共爲三員分領諸房臣竊以爲戶上房書擬亦當併歸尙省却於左右司中擇通於財記者一人領之而檢正專總中書六房之事以正命令之源以考違滯之失與給舍相爲表裏

叶神祖建官之初意正名責實於體爲順兼臣待罪

宰掾又攝銓曹不幸而有犬馬之疾自揆一身不足  
兼兩劇欲乞容慈先正檢正之名使行檢正之職別  
擇材俊共扶紀綱仍令臣免兼檢正職事庶得專意  
銓衡以報陛下拔擢任使之恩伏乞睿照

九月朔有旨令伺候內引壬子入國門是日內

引奏劄

臣竄質不靈天分素薄頃由班綴出守吳門病不敢  
前控辭再四忽蒙陛下親灑宸翰命宰臣諭旨勉督  
使行臣感激異恩期以死報踰年支柱幸勉曠瘼聖  
度如天復加召擢丐歸不遂再得入覲清光臣之幸

也粵白言路宏開一時忠臣良士鏘然競振朝陽之  
聲昇平氣象指日可俟臣尙何言謹摭其關於大計  
之最切者爲陛下告臣聞天下有睽心人主當主之  
以一天下有動勢人主當鎮之以靜蓋人心國勢相  
爲表裏睽則必動動則愈睽凡欲動人之國者必先  
有以睽其心而搖之使上下憂焉不寧然後吾之計  
行而徐制于其後此安危之幾不可忽也古之聖王  
所以先萬物而立於獨幹千變而執其樞者惟靜惟  
一而已故能因其未睽而使之合察其將動而使之  
定事變之紛來者無窮而吾心之靜一者自若此通



變使民之妙窮神知化之本也不然天下有睽心吾  
又從而挺之天下有動勢吾又從而激之以睽心而  
乘動勢國其殆哉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睿智高出古  
昔道德問學比隆帝王臨御二十四年事之幾微無  
不燭人之情僞無不知靜一之天存於中者遠矣然  
臣不知隱諸聖心以今爲何如時邪人常言聚則爲  
君民散則爲仇讐今天下之心睽已久矣陛下所當  
兢惕而恐懼者矣古人立國之道非徒旦旦焉號于  
人曰吾以此爲局面而已譬諸一秤之上有是局必  
有是着路路有生殺着着有成敗苟專執成敗之虛

言而急政務要元無定算大綱小紀務詳法略則凡  
古人所以竭其心思而爲不搖不拔之本者皆廢不  
請又取已成之法而壞之幾於蕩蕩無綱紀文章矣  
空枵僅存實莫知所以下着之處乃指此爲可以久  
而不變之道無是理也是必以靜一立基本以着數  
實局面使睽者自合動者自定則幹旋世變之用在  
我矣端熙以前不必深論試以淳祐數年間觀之甲  
辰改紀之初陛下獨觀昭曠與神爲謀振起墜地之  
網常散壞盤固之黨與積二十年靜一之功而見諸  
用上對天心下符人望此所謂動以天而無妄者也

夫是以人無睽心國無動勢精神奮發脈絡翕合曾  
未一年生事之徒迎其睽而挺之動陛下苟有以主  
而鎮之則睽者合動者息矣而陛下之心似亦不免  
與之而俱動是以紛紛至於此也且宰執臺諫乃人  
主所與綱維世道以共成凝合鎮定之功者也一旦  
變宗祖成制創爲二府分主兵財之說以奪宰相之  
權而速其睽衆君子不察亦合從而和之不思宰相  
動則局面搖此不過爲傾宰相計非爲公家忠計也  
今其效可觀矣使宰相當是時納履而去豈不偉然  
大臣之體哉宜去不去卒至於逐一動不已以至屢

動動則生睽於是二三大臣之心舉睽同堂乏濟濟之風舉朝有黨比之疑甲辰乙巳之局至是幾散此固旁窺竊睨者之所甚幸也愈睽愈動至於今而未已苟有猝然之急則將有起而乘之者是誰誤陛下使致然哉此聖心所當密察也且作威作福乃人主不測之神非可以嘗試而褻用齊威王屏然不動者幾年一烹一封而天下服未聞今日未烹一人明日又封一人也自臣鍾罷未一年同日而逐兩臺諫雖其議論大激不以爲過然亦豈無激而成之者乎此又聖心之所當密察也今年四月辛臣罷二府出七

月樞臣又罷陛下廢置大臣之手似亦太滑矣天下之勢本易動當局者又從而動之能無傷靜一之體乎不獨此也自創例行泛免之恩而多士之心動自違禮侈道宮之祠而都民之心動自無故受西夷之誘而邊民之心動自赤旱千里而居民之心動是舉內外之心胥動矣聖人繫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居其一而凶悔吝居其三甚矣動之可畏也天下之患無不始于睽而成於動閭左之戍不發則秦不亡高麗之役不興則隋不亡彼動人之國者其端甚微然至於動而不可止則彼亦末如之何矣初豈料其

至此哉勢始然也今強敵在境姦邪生心豈無乘時  
投隙者之可慮哉夫睽不足以合睽而合之者一動  
不足以制動而制之者靜世變雖百睽百動而聖人  
之心常靜常一何者鎮靜之道當如是也臣竊窺陛  
下靜一之天未嘗不卓然於酬酢世故之頃近年之  
失雖不免於屢動而隨動隨復不終日而失者還凡  
前之怒且逐者今彬彬然而起矣忠賢之路榛塞者  
盡通弓旌之禮聘召者交至大聖人之所爲衆人固  
不識也甲辰之局得不遂散豈非天哉然與其頻動  
頻復要不若不待復之爲善也繼今以往惟陛下謹

之重之使靜一者常存可也雖然臣之所謂靜一豈  
泊然無所營弛然無所立之謂哉前所謂以著數實  
局面是也今人心疑而國本久未正軍心驕而武備  
多不立供億繁而糴本無從辦見緝空而虛楮將不  
行此皆今日必至之大患也然則國手所以合睽制  
動之第一著其將奚先曰釋羣疑鎮羣動必自國本  
始而其餘當下之著如急政要務如紀綱法則莫不  
次第而行之則滿杆皆實著是乃萬世開太平之局  
非前日久不下著之虛局也臣學識疎淺慮淺昔者  
局已立而臣始來中間將睽而臣已病區區之愚每

以有局無著爲深恨今局再整而臣適再來不勝忠憤冒昧一吐之謹以甲辰丁未列爲二局蓋先後同以用君子去小人爲局面但自甲辰之秋至丙午之秋則局面雖立而著未下自丙午之冬至丁未之夏則局面已搖而勢漸傾今局面復正矣苟能下著便滿盤皆實則斯爲萬世開太平之局矣安危所關不同常事惟陛下重留聖慮焉

第二劄

臣前記以安危大計爲陛下獻矣竊自念臣出使無狀守郡無功其有關於職事之當言者敢併以聞夫



金玉珠貝寒不可衣饑不可食惟儲粟爲最急古之制國用者必以三十年之通計其餘然後爲足世無賢不肖皆知之矣然朝廷方窘於糶本而今歲又苦於旱乾豐儲百萬之積似不爲少則權宜通變亦體國愛民者之所當講也蓋多糶於歉歲則民食必艱糶價必湧民食艱則流離愈衆糶價湧則本錢不充國與民交病矣臣頃待罪宰屬私嘗會計豐儲之積約五百萬石多爲備荒之用而大農每歲廩給止合用米一百萬石通計可支五年其大農合催之額歲爲一百三十萬石幣三十萬石以爲拋江落河之數

則一歲之入自足當一歲之支假令凶荒不齊兩浙州郡更蠲五十萬石以惠百姓則朝廷不過貼支此五十萬以助大農而已其餘尙可以支四年有半天下豈有年年荒歉處處不熟者哉百萬倉之積約二百萬石專爲淮郡軍餉之用而淮浙發運司遞年所糴率不下一百萬石通計可支二年此儲蓄之大凡也夫倉庾之弊紛如蝟毛糴愈多則弊愈甚年辰資次之閒旣不可易此曹逆料支發之期尙賒他日之責未必在我于是肆爲姦蠹而無所憚當此凶險之餘糴本未有所措若權與輟糴一年或姑糴一半旣

可以爲民食之助亦可以寬糴本之憂却嚴責有司

照免糴之數而椿辦本錢以待來年

如免糴一百萬石則照時價

石本錢設遇歲豐則於常數之外增數而糴

如去歲免糴一

百萬石則今歲增糴

如此則上下可以共寬一分此

歉歲免糴之說也浙西號爲畿內沃壤每歲豐儲及

百萬倉所糴似不啻三數百萬石若以諸總司計之

在吳門者已不下二百萬石而私販滲漏者不與焉

則吳門實爲吾國儲蓄之根本所當愛護培養不可

一毫傷動之也然自古和糴本有二說方今邊事不

解兩浙軍儲自不容闕豐歲易糴則百姓可以泛招

歉歲難糴則巨室可以略敷然浙右之俗大家率聽命於強幹雖積粟如山而一毫不拔寧傾貲以求勝於官府勸之不可令之不從自清冊之令罷頃年雖曰招糴然半是出等之家以禮勸糴官苟無擾民亦安之臣昨在朝已嘗建減糴之議故去年之秋初止糴五十萬石臣之意不在希賞止欲相安故亦止爲五十萬之規模糴數既減其半凡舊招於巨家之數亦減其半施行已定忽準朝旨增糴五十萬石時節已晚米直已窮而本錢逼歲方下臣逆料不可遂於發運司平江府借撥諸色官錢別委官屬招糴一毫

不敢敷及上戶然後得以及事今兌支過運司平江府錢共二十三萬貫累申未蒙科還故去年之糴比常年不同每年是同時拋數同時降本同時定價故價數亦止一等去年先糴五十萬石循例於百萬倉交納後增糴五十萬石今運至轉般倉交納是兩次拋數兩次降本故定價亦分兩等此皆臣以意權宜行之非可爲定例也兼值秋冬亢旱勞費倍難而本錢不科何以爲日後之地臣竊謂糴事大要專在降本拋數之早若秋成便糴民田有米自易辦集才一交冬則非獨價踴而大家藏粟不出數無由登如臣

前說則今歲免糶一年未爲不可若猶不免於糶則乞減糶數之半日下降發本錢選委官吏限在冬前了足價既溫平結局亦早官與民不至交敵矣此降本在早之說也凡此二條臣非敢獨爲異說但身歷其事志在體國便民不容守循常襲故之見其餘利害尙衆未能盡言惟聖慈申諭大臣速賜裁酌而審行之臣不勝幸甚取進止

第三劄

臣聞古人爲邦自有常法如曰可使足民可使有勇知方之類規畫井井猶畫宮於堵課功計日必底於

成非泛然率意而爲之也凡用財所入多則桀少則  
貉有餘不足猶相通融不足則思爲補助之圖有餘  
則以待不測之備何嘗於定法之外別有巧計不取  
於民而能辦集者哉所謂承流宣化所謂奉法循理  
自然默寓於其中矣數十年來法度盡廢苟有尺寸  
之權者皆可以人自爲政不恤者至於拂民從欲好  
名者至於違道干譽其用意雖不同其爲他日之弊  
則一也吳門爲三輔大郡萬家之聚日食幾何縱不  
能爲一年三年之蓄然使歲計之外略有寬餘亦古  
人爲邦之意也今乃盼盼然有不足之憂脫值凶荒

直立而視斯民之死爾姑以本郡苗米言之所催之數常不及而所支之數常溢額頃年每石之耗多至七八斗又或過之中閒定爲四斗之耗比之他郡不爲加多所取得中僅免窘急然猶逐日趨椿錢楮補糴軍糧涓祐三年始減耗一斗爲一石三斗四年又減一斗爲一石二斗內有一斗係運司耗米及義倉米實止一碩一斗前是縣自催苗而許補軍糧亦縣自給縣取贏斛面以供乏用而水軍之糧遞疊積壓軍人詞訴無日無之守臣病焉遂令民戶之苗縣催郡納自行給餉仍舊石取耗四斗民戶得一分之寬



水軍得按月之請無不便之而諸縣皆謂白苗歸郡  
縣不可爲向使縣自受苗縣自供軍不致欠闕則縱  
取贏斛面勿問可也今苛取於縣不足於軍其勢不  
得不變變之善矣然舊來拖下水軍之糧問之郡則  
曰各縣積壓非郡責也問之縣則曰苗已歸郡無可  
償也軍帥挾勢徑申密院臣時辭行不可遂白樞臣  
容臣至官措置帶補已許諾矣而監司徑責權郡併  
月支給又添軍額七百餘人蓋守臣將去之時已是  
指定一年米數其餘以示再減一斗之寬矣交割之  
日尙計米一十三萬餘石猶可支至秋成比臣之至

止隔三十五日爾乃止交割米七萬餘石是年六月  
卽欠軍糧問之有司僅有平糶倉米可以借支至十  
月新苗起催共借過三萬七千餘石此虧欠之由也  
然前守初年尙是取耗四斗次年方減爲三斗臨去  
半年方減爲二斗通融乘除猶可補助臣在任一年  
四月皆是取耗之時臣不言利亦不求贏前政旣受  
寬減之名而臣增之臣之恥也止得苦節儉用以補  
不足兼前時雖曰減耗然每石斛面猶帶二升當取  
者以減言而不當取者增暗耗是欺百姓以爲名爾  
臣親下倉校定自五年開場每斛並削耗二升總二

十萬石言之又虧失僅一萬石矣臣非好名不敢欺  
心故也今約至催新東移西補粗可支吾但朝廷有  
當科還之數累申未下來年處荒旱之後必復欠闕  
實爲可憂臣已于交承數外將本任樽節到錢照平  
糴倉糴米元價共爲九十四萬三千有餘貫發下平  
江府俾候秋成糴米仍舊椿管抵還平糴倉元數已  
申朝廷照會然以輔郡繁庶之區而積貯乃如此可  
謂寒心臣旣不敢循舊取耗於在職之時又豈敢更  
請通便於去官之後區區愚忠正願九重之上周知  
郡縣利病而凡不守經常之例收名于一時而貽害

清江有和卷一  
三  
于久遠者皆不可以爲法及其窮匱方且醫瘡剝肉  
以爲奇策恐非仁人之所忍爲也儻沐聖慈申飭州  
郡恪守成憲庶幾軍儲民食稍有所仰不至于覆出  
病民天下幸甚取進止

第四劄

臣不度狂妄謹三薰三沐起敬起愛僭瀝愚悃上瀆  
天威惟聖明垂聽臣昨得心疾身幾不保歸心飛動  
他不敢知解印將還忽聞叅政臣別之傑除命一下  
物論譁然且謂與臣有隙臣自念進退未決之間萬  
一因臣之來諸臣進退適有邂逅人言可畏恐難自

明敢恃寬仁略陳本末臣頃將漕江左時之傑爲制  
閩適值荒歉道殣相望臣方心壯氣銳不量么麼強  
欲舉職意謂百姓可以手撥貪賊可以法繩施行之  
開或失回護然皆爲公事耳臣何心哉時城外十餘  
里閒有凶徒嘯聚巖谷密伺行人單弱卽掩殺爲糧  
訛言相驚道路洶洶臣實痛之嘗面告制臣請行禁  
戢退聽連日久未施行臣不能少忍峻責巡尉督以  
收捕一夕捕到徒黨器具肝臟血肉色色俱全臣寘  
之獄一問具服臣旣書判移文制司照條處斷遂將  
各人梟誠仍加警邏此風遂息臣職在觀風不爲越

職竊度制臣必不罪臣之救民命也夫何嫌未幾陛下命臣兼提領江東茶鹽給降黃榜嚴戢私鹽臣奉詔惟謹有趙彥滿者載鹽六巨艘越采石徑過津吏方欲誰何彥滿卽以竹鎗戳傷軍人幾死臣督官吏追逐明日捕到彥滿持制司訟途並免收稅之文以劫臣臣書判云制司號令不大於朝廷彥滿明月之舟何用乎六艘遂行按劾備降罷其改官旨擇臣職爲提領竊度制臣必不罪臣之舉職也又何嫌臣平生素心不樂言利再三乞去久之始蒙易節浙東臣反覆以思除二事外別無纖芥相失及臣旣被新命

或謂以計傾臣臣笑語人曰罷節得節何傾之有處之泰然時總臣尤熯親見之後臣至越自以和詩獲罪嘗引范純仁之說謂子弟曰此亦章厚爲之耶自是退處山林者三年己甘老死甲辰更化臣首被收召再掾都曹之傑適帥湘南書問往來相與如故此衆所知也臣去春扶病守郡方閒居臣於交舊倒不能書非獨于之傑爲然及其進登政府臣以將去之守事新執政禮有故常例致一書以此觀之亦必諒臣之心矣又何嫌臣之所言者皆不在是竊自嘆恨此爲何時而舉朝洶洶費有限之光陰角紛紛之議

論是非得失自當明白以釋衆疑陛下務兼容大臣  
不卽贊決非獨賤隸小夫侮訕朝論之含糊而外夷  
敵國且覘吾國之無人矣陛下旣以論思之職命臣  
臣何敢不以論思之職事陛下夫之傑之事臣不能  
知徒以不俟成命而安坐政事堂此所以適重人言  
之紛紛也或謂邊庭事重無人可任奈何臣應之日  
但使江淮草木皆知威名而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  
居之則一舉而天下服矣今浮論不根有若上誣聖  
德者吾君可與爲堯舜臣亦有恥君不及堯舜之心  
請獻一言仰助英斷蓋事體明白然後謗議自息臣



不厭邊任不能深知之傑本末陛下待之傑如此其  
重任之傑如此其專其戰功邊籌最大且著者簡在  
聖心久矣欲乞出自聖裁明詔二三大臣取其顯然  
而天下信服者明示內外然後宜諭給舍詞臣曰功  
臣如此口語難憑卿等合速與書行卽其功實著之  
訓詞以曉天下庶幾諸臣無疑便可安職不然模稜  
不決則是朝廷以疑似之迹壞一參政又以不得其  
職之故壞給舍詞臣矣况同時遷除本出聖意苟使  
之失職而強受或者又將以調停之謗重誣君父矣  
官爵易得名節難保國有四維不容廢一可不謹哉

臣職在論思初沐恩榮竭忠報國無大於是臣非獨  
愛吾君亦所以愛諸臣也若以微賢廢公議則是臣  
亦不知自愛以負陛下矣如或功狀未顯羣情不孚  
則乞且勉諭別付重任責以後效然後入參大政夫  
誰得而議之臣愚直無他腸罪當萬死屏息以俟誅  
斥

丁丑上殿奏事第一劄

臣嘗觀滕之文公恐懼於齊人之築薛而求策於孟  
軻軻之對不過曰強爲善而已矣夫滕之勢甚急而  
軻之說甚緩甚矣其迂也然若緩而切若無策而實

策之至可以回天心可以感人心可以服夷虜盜賊之心未有過於此今者堂堂天朝非可以勝爲比而事勢之危迫則有甚於滕何則薛滕之隣而蜀吾境也金虜之亡薛已築矣今又犯蜀是將築滕也其何恃不恐且勝之患者齊耳若今日則虜一患流民一患楮又一患滕之大患一而吾之大患三又何恃而不恐然靜而察之則統體渙散法令垢玩牽制文義循習姑息專國秉者未有出力負荷之勇操尺寸者動有卑視朝廷之心名曰任中書而未免多門名曰開正塗而尙多蹊隧古人以兢業保至治而今日以

偷惰濟艱危火已然矣而安寢如故是未恐也雖然不可以不恐亦不可以徒恐惟有強於爲善有可容吾力爾楮輕之弊羣臣講之悉矣臣未敢輕言請言虜與流民之故東南立國倚蜀爲重而今之蜀則僅存其名而已日者上流一警夔峽以東蕩無限隔湖湘之閒爲之震動始焉小入以開道路終必大至而闔門戶此必至之理也吾之所恃者清野爾使槩得而終據之因蜀之資耕田積粟練兵造艦一旦載兵與糧順流而下則吾之策窮矣而施黔閒道未暇問也臣書生不知邊事妄謂欲保蜀者必須得一大項

軍馬少亦萬人而又得一大將如張韓劉岳者統之  
以雄據要會然後驍兵可御州縣可復竊覩近日宣  
闢之除廟算當亦出此使其慷慨任責容可少寬憂  
顧萬一未然則宜除夔門一路外餘悉倣古者分封  
之制使之世襲僚屬許其辟置賦入聽其自專庶家  
自爲謀人自爲戰俟韃患可戢然後徐議區處不猶  
愈于棄之戎虜以貽無涯之憂乎不務出此而漫焉  
寄之非所當寄之人逆知其必敗必竄而付之無可  
奈何之域此非棄蜀乃棄東南也或謂鼎當城築而  
倉憲守臣中參用一武臣知兵者外以聯施黔之脈

絡內以植湘潭之屏蔽疑亦可行之策也流民之患其類不一有自天而產禍者有因人而產禍者內地之民偶因旱歉而遂食于粒米狼戾之地者此值時之艱未有怨也江閩之閒頃因寇擾曠土尙多若誘勸上戶資之使耕給以閒田許之自耕僥倖一稔尙有歸期至若湖外之民困于軍須科夫之擾剝床及膚膏血且盡下戶空矣而中戶去中戶散矣而上戶亦不得而不去此出于不獲已而已雖不能無怨怨猶淺也邊淮之民則無論貧富無問強弱自清野之策行屋廬燬矣生業空矣雖有懷土之情已無託跡

之所其怨入骨髓矣甚者帶刀挾矢在在布滿賣妻  
鬻子以苟目前所至跳梁官司不過隨宜賑給名曰  
撫定然賑給有限而來日無窮此去青黃未接粒食  
愈難迫之以虛腹激之以怨心發之以長技意外之  
憂其有甞乎加以江閩湖廣曩時逋誅之寇盤據充  
斥揭竿負挺習以爲常猶幸其無馳射之長無攻城  
之具使與此輩附和爲一所憂不愈大乎謂宜行下  
諸路密與稽考見在流寓之數多方區處今在外諸  
屯虛額不少耗費衣糧無從考核陛下胡不札諭制  
關爲國分憂招刺強壯以補虛籍其內郡廂禁寨卒

亦豈無逃死之數且以元額十人收刺一人爲率則有千人之額者可以刺百人矣縱未闕有額亦且依此施行俟闕却別補若闕額多者卽合照額填刺等而上之爲數不少將來沿江諸軍有闕却又漸次移之近外仍立考察之法招刺數多及區處有方者必賞否者必罰但見強壯有歸大勢稍殺其餘亦可以內地饑民之法處之縱有不逞爲禍必輕其在沿江者若資之過江耕墾俟復來是亦一說此非獨可以寬朝家之憂亦所以寬監司州縣之憂也嗟夫祖宗金甌無闕之基業付之陛下而半爲丘墟百姓以赤



子乳吐之望屬之陛下而淪爲魚肉危機至此得不  
恐懼而強于爲善乎何謂善曰善衆矣而其大者畏  
天愛民聽言求賢而已邇者上天垂戒變異游燕京  
都何地而潮迫之霜降水落是理勢之常未可以左  
道爲驗者日君象而妖氣貫之分野之限是星史之  
諛未容以衛弁爲解也彗有除舊布新之占津橋不  
通是遷就之說未容以犯王良自恕也天難謹斯何  
以至斯極邪蘇軾有言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崇  
寧以後彗竟天日有眚而大水犯都城實在己亥之  
夏當時姦臣飾詞誤國言之痛心臣願陛下奮勵精

神深鑑往轍內朝與外朝同一致斯須與悠久同一  
心毋使文貌勝而篤實不孚毋使議論多而施行不  
力盡掃拘攣之見亟爲支柱之圖此爲善之一也陛  
下臨御十有七年民之死於兵死於饑疫者不知其  
幾逋負非不蠲放而詔旨爲虛文水旱非不賑卹而  
州縣無餘蓄因之以敷糴重之以橫征粟如玉而捐  
瘠多楮如土而民旅病蓋不獨流離道路者爲然也  
今無他策惟有痛自節抑嚴戢貪暴猶庶幾一分之  
寬此亦爲善之一也陛下虛心無我未嘗以言罪人  
然登對祖宗之良法而閣門至爲說以限之臺諫紀

獨之所寄而布韋至昌言以撼之此必有所窺測而後動也今之言者未必皆無一得之虛然見之施行者幾條行而見效者幾事雖有張良之智臣恐未能立決于借籌躡足之頃也臣願說而必繹從而必改當行者應時而付出宜去者毋費于調停此亦爲善之一也臣頃因輪對妄論儲才之法仰蒙玉音嘉獎許其可行今三年矣所儲宜不勝用矣然從藁如晨星藩方同傳舍邊風瀕洞而樞屬無知兵之士國事槍攘而省闕少練習之人如臣等輩碌碌州縣之常流瑣瑣文墨之儒夫爾何益于成敗之數加之士風

淪靡氣節衰頹近臣以涕泣而乞留言路以交通而  
被劾陛下所儲人才止于如此寧不啟外夷敵國說  
弘若發蒙之誦乎此國之恥亦士之恥也吳藎爾國  
然瑜之後有肅肅之後有蒙蒙之後有逸人才如此  
其富也豈盛於昔而嗇於今乎宜深詔二三大臣亟  
將班行之彥彙而分之某可守邊某可平寇某可理  
財某可治劇江淮荆湘某可爲閩越之副禁衛邊屯  
某可當帥將之儲疏其姓名實之夾袋而又博采賢  
俊及在外之已試者以增益之經綸之暇則登進而  
審之察其所言探其所蘊因事而用如取諸懷毋徒

使入閭者媒進銜袖者乞憐弄印徘徊每憂乏使此亦爲善之一也如是則兵可強則可裕三患猶有可弭之理不然憂患之來在旦夕矣陛下誰與共濟此乎臣伏念頃歲水災求言臣適當對陛下容之而言者不容臣之分也今星變求言臣又當對陛下許之而臣默不言臣之罪也食芹思獻臣之本心懲羹遠害臣則不敢惟聖裁赦取進止

第二劄

臣觀今天下之勢頽圯壞爛幾於不可振起所恃者祖宗三百年忠厚之意未遂墜地如人之身五脈俱

病而命脈僅存是以國勢雖危而人心猶未可動奈之何且且焉斲而伐之今命脈又病矣豈不殆哉且財用之窘上下之通患也而今世所謂理財者多戕吾命脈者爾夫君民本一體朝廷監司州縣本一家不知奉上之義不足以爲人臣不知取民之義不足以爲人長臣庶兼收叨恩入奏豈非陛下欲知遠民疾苦而無聞於疎賤乎臣所領郡在江西窮處屬邑凡四而三隣贛汀邵之境山深谷險莽爲盜區餘習薰蒸深入骨髓外邑之版籍燬於寇火軍城附邑之版籍燬於兵火財計失陷利孔湮塞端平以前方藉

朝廷科降而何有於綱解其後稍稍寧輯則官自鬻鹽以給之解發之多少販曹未暇問諸司不敢迫今荒墟未復而官鹽又罷矣本年之解發不敢違而積年之久欠又復出諸邑皆行預借豈有餘賦在民交承數目可考豈有餘積在官所謂催欠非催欠也貪官猾吏假上令而迫之縣縣假郡令而迫之民民納賄于縣胥縣胥納賄于郡胥郡胥又納之以上官府之胥賄不至則專人矣差官矣以赦書蠲放爲空言以祖宗成法爲文具然則積欠之督非徒惠姦乃戕命脈之最大者夫諸邑諸郡自有當催之數各官各

任自有當解之數朝廷諸司宜責之以力之可爲郡縣宜盡其職之當爲毋論催數之多少而論到數之多寡少則利不在胥而在官民受一分之賜矣臣從事州縣稍見本末請爲陛下言其略謂如某郡合解銀十萬兩絹一十萬匹錢一十萬貫此正額也某項常歲及數則依正額催解某項從來不得及數則須與之通融姑以三年解錢爲率有解九萬貫者高數也有八萬貫者中數也有七萬貫者低數也過高則病民過少則虧官吾惟責之以九萬貫之中數不必過取亦不許不及分上下半年與之稽考以解數之



多少爲期限之緩急若銀若絹莫不如之如此則一  
絲之孔實歸公上矣不然但喜催數之多而不知入  
數之少是乃胥吏之所欲而非公家之實利建昌小  
壘除月椿上供折帛錢係總解所外其解朝廷者每  
歲聖節銀三千兩內代提刑司解一千兩福衣銀一  
千九百兩係用寶慶二年高數爲額紬絹一萬九千  
五百九十九匹遇大禮年分則又增解銀一千二百兩  
內一千兩代提刑司解絹二百匹其總所之錢左帑  
之紬絹大抵未嘗有欠惟銀一項數最多而價日蹶  
常年合解四千九百兩大禮年分則合解六千一百

兩今以要法言之不必論年分不必論新舊但通計  
每年到庫之數不虧於本額可也設使本年不能無  
欠而新舊相爲乘除已足當一年合解之數矣何則  
使居官者人人所解之數及則州郡無緣更有欠籍  
國計無復更有不足惟其不及數也是以前後相承  
不能無欠今不問所解之多少動以欠言將積年之  
虧數同行下蓋虧數不多則賄賂之蹊塞矣其實未  
嘗分毫有益於官假令解得舊錢二百緡則必虧欠  
新錢三百緡移東補西展轉爲欺而已當官者識不  
足以及此此財計所以不裕而命脈所以受病也臣

比試郡適當大禮年分除紬絹依額解足外以本年銀額言之合解六千六百兩而去年迎新舊發六千五百七十六兩內有臣任內已支解四年提刑司聖節銀一千兩本軍五百兩取會尙未到庫合行催促非獨足以當本年之正額又溢數矣己丑庚寅以來寇盜方擾不足爲比姑以近三年解發之數較之其最高者不過二千九百餘兩而止端平三年共解二千九百八十五兩嘉熙元年共解二千五百五十五兩二年共解二千六百六十六兩未有能及額者臣所解不超過倍矣而有司不論赦放不復通比今日

移牒明日專人臣雖欲奉寬大之令不可得已陛下  
如以臣言爲可探請自建昌一郡始然古人立制務  
在適中臣之所爲不足爲法兼以一胥交通縣吏失  
催銀錢臣簿錄其貲可得銀一千兩一毫以上悉歸  
公家是以比之常年稍能增解若以此額爲則民窮  
至骨將來必不可繼欲乞下之省部更與點勘逐項  
元額及逐年解到之數將已經赦放者盡與蠲免自  
嘉熙四年爲始每歲紬絹一萬九千六百匹聖節銀  
三千兩三年一次大禮銀一千二百兩絹二百匹並  
依正額外其諸色銀一項每年與裁減三百兩給麻

行下但取及數毋問新舊于一年內分限解發守臣  
書考則載之批書去官則繳納元曆版曹得以稽考  
之申諸朝而議其功過如此則常年合解四千六百  
兩大禮年分共合解五千八百兩雖不及臣所解之  
數然比之前政遞年止解及二千九百餘兩者亦過  
倍矣俟一郡有定式然後推之諸郡總天下所入計  
之其數幾何此皆到庫實數而非用積欠爲催頭以  
欺上下而取賂者比使臣所言有虧公上則勿行可  
也所取過刻而難於奉承則勿行亦可也今不過與  
之洗滌積欠而專意以辦本任合解之數而已朝廷

諸司不以此撓諸郡則郡不得以撓諸縣縣亦不至  
重困吾民矣扶持命脈莫急於此惟陛下留神取進  
止

上殿奏事第一劄

恭惟皇帝陛下獨奮乾剛再立人極並建宰輔收攬  
威權弓旌幣帛之禮紛若四馳毛髮絲粟之才翕然  
並起一時氣象凜凜乎元祐之盛矣臣寒遠疎庸最  
無足數不圖瑣瑣名姓猶軫淵衷宸奎陸離首加收  
召溫綸渙發繼授節麾臣少年苦力燈窗不幸而有  
目眚量時度力分老丘園感激聖恩強顏祇役仰承

三命復汙班聯寵數便蕃若爲稱塞惟有罄竭愚慮  
上報萬分臣嘗測蠡管窺竊謂陛下有帝王之德四  
天性仁恕視民如傷未嘗行一暴政出一虐令可謂  
有帝王之仁大昕視朝聽覽不倦無日不講論經理  
無時不親近儒生可謂有帝王之勤開納直言假以  
詞色廷臣奏對未嘗不示優容草茅抗論未嘗少加  
譴責可謂有帝王之度內外臣子才器無不周知四  
方利病纖悉無不洞燭可謂有帝王之明自古人君  
於是數者苟得其一皆足政治今陛下兼而有之高  
矣美矣然望治如此之勤而成效如此之邈何哉無

乃志氣不强乍銳乍沮是以大計不預定紀綱不紊  
正規模不先立虛擲歲月坐失事機臣竊爲陛下惜  
之夫東南金甌之業傳之四聖無一傷缺而十餘年  
閒京襄蜀漢浸淫以及于湖之北淮之東西丘墟者  
幾縣寄治者幾州境外有蠶食之憂境內有病瘴之  
勢譬諸一枰之上半爲敗局一著少誤全局嶽欽夫  
春秋戰國之人至不足道猶毅然曰不可以當吾世  
而失諸侯今陛下英明如此以東南猶可爲之天下  
顧乃已壞者不修已失者未復天下後世其謂何哉  
陛下一旦奮發睿明轉移闔闕有如反掌風飛雷厲



羣聽一新充是以往非大有爲之機乎然所謂更化者非徒轉換局面易置人才之謂也非徒苟悅人情取便一時之謂也蓋先克厲奮發而自強其志如句踐之必報吳不報不出也如光武之披輿地不復不止也志旣立矣而後大計可定紀綱可正規模可立苟無其志雖屢試屢更終于無成而已今天下之事關係安危之最大者果安在哉當內外多事之時宗廟神靈之所屬望薄海臣民之所係心惟國本而已此更化第一事也木有本雖有震風凌雨之變不搖也水有本雖值流金燦石之災不竭也陛下臨御二

十有二年而皇嗣未立號曰更化而於最大且急者且遲焉而不決乃瑣瑣於事爲之纖悉何以慰祖宗在天之靈而聳夏夷臣庶之觀聽乎昔文王十五年有聖子而享國至於百年武王膺者頤之福而成王猶在襁褓終致太平之治以是觀之立子雖甚早無嫌也育子雖若遲無害也陛下聖德當天子孫千億斷可預卜要思所以順天心人心願願耳比聞育宗子于宮中天下固仰知聖慮之及此矣仁宗高宗皆用此道一則決可否于慧與不慧之間一則觀器識于有過無過之頃陛下皇明昭徹豈無有得于靜觀

默察之久乎明禋在近臣願斷自聖心預正名號若  
他時皇儲毓慶則退歸藩邸先朝自有故事使累年  
未斷之大事赫然定於不言之頃則近者改觀遠者  
聳聞根本既強窺覲自杜凡有所爲沛然如建瓴高  
屋矣如是而鬼神不顧歆休祉不降格中外不順服  
臣請伏妄言之誅臣所謂定大計者此也古先帝王  
之爲治未有不自端本澄源始漢唐以來事權散逸  
不在同姓則在外戚不在宮闈則在宦寺我朝深鑑  
前弊大權悉歸中書旁蹊曲徑一切杜絕故三百年  
閒無同姓外戚之禍無宮闈宦寺之禍朝廷尊安國

勢鞏固凡以此耳陛下懲臣下之專收大權而自攬之是也然權病乎專亦病乎分善攬權者非必萬事萬物盡出於我而後謂之攬權也權之在中者卽其在人主也如必一一而身任之則聰明必有所遺威福必有所寄將以攬權而權愈散能防之於外庭而不能不失之於旁出祖宗未嘗不以事權付中書而能使臣下無專制之私者以有臺諫封駁之司也彼以天子耳目之寄而盡爲宰相私人其罪固滔天矣陛下嚴親擢罷薦引眞我宋家法也然使其所謂親擢者果皆得於平時審察之精而一出於聖心之獨

見夫豈不善若猶未免採聽一二人之毀譽則權之  
移于冥冥之中者將又有甚于大臣之專矣是故事  
權必盡出于中書臺諫給舍之權必貞出于聖意而  
後人主專朝廷尊而無散逸之弊願陛下審之重之  
臣所謂正紀綱者此也前宰臣以憂去位同時政府  
相繼罷去陛下注意老臣眷留再三爰立而置諸左  
右起碩望於散地卽家而拜使驛相銜于道幾有見  
晚之恨揚庭之日人以爲復見文富並命之時也今  
更化數月矣改視易聽惟此時爲然一失其機則日  
入頽弛而愈難扶植矣蘇軾有言曰天下之事其始

不立其卒不成惟其無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端平更化之初衆賢聚朝聲生氣長當時議論施行豈無一是邊事既開一廢百廢于是而有嘉熙事變紛如撐柱度日方臣之始立朝也國用猶以歲計及臣之再立朝也國用以月計矣日降日下于是而有淳祐雖把握運用之機深而明白正大之味淺然事無全是亦無全非是者因之非者革之而已今更化至於三矣前者正以持論不堅用心不一故屢更而屢不效如將爲必效之計可復悠悠泛泛而已乎其植立有本原其施行有次第廟堂之上要當先爲定畫如

梓人之畫宮於堵俾羣工百職奉而行之以血誠自  
許而不枳於形迹之私以天下自任而不域於彼己  
之異人才可用用之不必問其出于誰之門也議論  
可行行之不必問其出於誰之意也凡軍國重事慮  
而後動審而後發其有未盡適宜者則必相與往復  
而求其當至若常程細故常調差除苟大體之無關  
毋日力之徒費推慶厯之車志于行而已操元祐之  
舟勿使偏而已豈必銖銖計較屑屑遜避而後謂之  
同心同德哉臣所謂立規模者此也夫志者爲治之  
本所以定大計者此志也所以正綱紀立規模者亦

此志也苟外爲振起之形而內無發強之實則進者益退銳者益消日復一日臣恐非惟天下厭之陛下亦且厭之矣乘旣厭之心而屢爲嘗試之舉將有甚於今之視昔者事會無常時機易失天下之化堪幾弊而幾更哉臣來自遠方不識朝廷事體獨有食芹炙背之心不敢不爲君父盡位卑言高退甘鈇鉞惟聖明裁幸

第二劄

臣前篇所陳爲治之綱領也其事之最急者一曰和糴二曰鹽運三曰楮弊目雖有三而所以權衡之者



一而已臣請得而申言之陛下甫更大化知糴事之病民御札丁寧首罷敷糴而行官糴知鹽鈔之不售而斯民有食淡之苦將糴本鹽名色罷去又從而殺其價一念懇惻上通於天農願耕於野商願出於塗莫不以權以呼以舞以抃詭快活條貫作感恩道場總總如也嗚呼仁矣哉臣既喜之亦有憂焉何者邊事少息而陛下切切然興念及此孰不知前日之爲敷糴爲糴本鹽者非得已也以國用之所仰也然而糧也楮也皆視鹽以爲重輕者一二年之糴本粗足者以鹽也一二年之造楮粗省者以鹽也其失也在

乎壅滯不售私價日窮而不能弛已張之弓爾今所  
椿未賣之數尙多秋防糶本之費意猶足以支吾而  
後來之計又何如哉雖曰糶本鹽旣罷則正額必羨  
客販必通然正額雖羨而視今所賣見椿之價損矣  
客販雖通而知吾後日之鹽未必能繼亦有時而不  
通矣况又有病吾法者諸閩諸郡爭爲苛征臣姑以  
所親見者言之近年客鹽之至江西者大約爲錢一  
千貫而又有長江之盜賊又有場務之淹留幸而至  
于住賣之郡則居官者又令之曰朝廷鹽未賣客鹽  
不許發也如是者又積日累月而後可是以所在苛

征不能禁長江盜賊不能戢朝廷縱無官賣而諸司抑價于州縣者不能遏臣恐客販終未大通此商賈之病也抑又有甚焉者臣居山林痛之久矣鹽價旣高官司無從發泄於是分之屬官各若干袋官屬又派之牙僧散之市井鄉村無賴之徒鹽一入手則若吏若牙僧若包賣之家醉濃飽鮮乘肥衣輕者大抵皆鹽也有一人領攬而父子兄弟十數其名者有僞爲善良姓名而給鹽入己者有第相保識而莫知其爲何顏面者其始也朝廷鹽價當償則或移制司和糴錢以應之今官鹽住賣遂成築底大抵牙僧領攬

之家皆破矣以至第相保識之徒絡繹于鄉村無辜  
被攤之人魚貫于縲繼而平民之家又破矣終始受  
其利者惟胥吏爾九重深遠何由得知此民間之病  
也臣欲爲當官者言之察其用意勇于奉權勢而不  
知有朝廷敢於犯民怨而不敢於犯諸司惟在取足  
官錢而已臣亦未免自同寒蟬噤不敢發臣愚欲乞  
聖慈以臣此章下之江東西湖南北監司之有風力  
者令督所部州郡各任責嚴捕江湖劫掠之盜應遇  
鹽船經過場務不許苛征州郡不許苛留給以行程  
明注經過月日仍不得輒受諸司官鹽抑配人戶阻

遇客鹽稍有違戾許客人經朝省陳訴將官吏一等重罰以便商旅凡有朝廷見椿鹽去處並照今來已減之價置場變賣毋得夾雜沙土減尅斤兩仍不許分配牙攬終貽攤賴之害以安平民釋本鹽旣罷諸司之買浮鹽亦罷則淮瀾諸場之鹽各當大增合責提舉司究心措置必復舊額至歲終比較增羨者必賞虧減者必罰以裕國用如徒以寬弛爲惠而止萬一邊事未息糧運不繼糴本不充而乃欲以倚辦于造楮則天下事凜乎其危矣臣故曰目雖有三而所以權衡之者一也臣煩瀆天聽當萬坐取進止

貼黃臣既論鹽事之病民矣抑又有未盡者剽聞近  
委官體訪淮東糴鹽見得以歲額拘椿四分合爲二  
十六萬袋而先來官運止計一十七萬七千餘袋亦  
有發賣未盡而散椿諸處者自搭賣之令行全年對  
搭所發僅四萬袋則是鹽非不足而商販不通朝廷  
既減價矣宜通而復不通何哉正鹽私鹽勢不兩立  
今有軍中之販私有大家之販私有達官之販私縱  
停罷糴鹽而私鹽之舳艫相銜者莫之禁商販豈能  
勝之哉以淮東推之兩浙可見矣以糴本鹽推之正  
鹽可知矣非獨威權下移利權亦且下移人主所得

專者惟進退黜陟之權爾臣謂宜嚴責江東提領所  
考覈浮正正鹽毋得留滯浮鹽悉行拘沒庶稍有限  
制利權威權事有相關臣之所慮豈在錐刀之末哉  
願陛下深思之亟圖之心之憂矣不遑假寐臣不勝  
倦倦

正月丙寅直前奏事劄子

臣膚識謏才起於華門圭竇之賤無宗黨羽翼之助  
無姻戚梯級之媒隻身班朝獨特明主以爲知己恭  
蒙陛下擢之列卿任之宰旅進之書帷乃正月元日  
宸奎煥垂復命臣兼攝銓部臣之榮遇可謂侈矣臣

伏觀陛下慨懷時事之艱分寄兵財之重臣不學軍旅既不能披堅執銳以守邊不通貨財又不能鞭算笏計以富國陛下何賴於臣而臣亦將何以上報聖恩哉惟有一寸孤忠對越天日天下之事不可勝言臣姑卽其顯然易知易行者借玉階一吐之臣聞孟軻有言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非謂夫敵國外患不能亡人之國也以其操心危而慮患深則能生於憂患而敵無足畏也亦既知有敵國外患矣操心危而不見於行慮患深而不達於政其視無敵國外患也何異此臣之所深懼夫自古



及今事無兩立此有所損則彼有所益此有所不爲則彼有所可爲故曰禹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亦惟先其所當先焉可也旣欲前羅八珍又欲祭祀盡禮旣欲楚楚衣裳又欲隆飾冕服旣欲丹楹刻桷又欲決川濬畝則雖重熙累洽之世不能給也戰國之君本無足道然處強鄰勁敵之間亦皆能權緩急而爲之所故安於布衣帛冠之陋者衛人將以富革車也捐不急之官者楚人將以養戰士也奪無任之祿者魏人將以賜有功也我藝祖皇帝嘗謂朕雖減後宮之數

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所惜仁宗皇帝罷綾錦羅綺之貢易爲紬絹以供軍需皆欲以緩其所可緩而爲不可緩之備也今強敵之爲患昭昭矣乃一切襲用安平無事之軌轍以爲是當然而不可損益者革車不得不備而文爲之費不減戰士不得不補而不急之官尙衆有功不得不賞而無任之祿愈多利入之源不增而內外之用並起較其支費大抵一年多於一年以今歲終之數言之其加多至於六七千萬緡矣天下之財止有此數國力將何以堪之况其增且未已乎臣是以疑其與無敵國外患者無以異也

前世人君享國日久百費交作而無限極者惟漢武帝唐玄宗而已內則窮奢極侈以自娛樂陛下有之乎外則開邊啟釁以自夸耀陛下有之乎彼窮天下之力以自奉而陛下推寬大之恩以及人彼以好勝之心而加兵而陛下以不得已之心而應敵國史書之人心記之不可誣也然陛下所遇之時則不容以漢唐混一全盛之世而例論國家取民有制則不容以漢唐倍尅聚斂之政而並言邊費不容縮矣內之浮費可不縮乎戰士不容廢矣內之官爵可不重乎臣妄意窺測竊以爲陛下聖德溥博如天凡天下之

所謂好專惟恐其行之不力凡羣心之所願欲惟恐其愛之不徧故事寔寬毋窄賞寔重毋輕賜予寔過毋不及雖非有泥沙之妄用而終不免隙穴之漸開此所以內外之費日增而口廣也陛下盛德若此臣豈願陛下之爲薄且陋哉蓋君德以仁爲本而所以節適而歸於中則有祖宗之法度在焉故郊祀遷轉不可廢而有孫何之裁抑禁中恩倖不能絕而有杜衍之不可奉宸庫之珠可宣索而有范祖禹之論陳乘輿宮掖之費不可減而有韓琦之論列始從其厚者所以見君德之仁卒歸於中者所以行有司之法

寬厚在人主公法在朝廷法行仁亦行也三數年來  
粉飾太平之禮可已而不已者至再至三矣有常之  
支賜既增而復增者漸爲永例矣官爵之重當留以  
待有功者或曲爲之說而輕借以予人矣良田沃壤  
稍藉以紓國用者時以私恩而撥賜矣忠賢滿朝豈  
不知此然每有涉於私悖於法者必曰此上意也否  
則上意不可回也臣實不知果嘗言之爭之而陛下  
必不見聽乎抑恐上拂隆旨而姑假是以自恕乎且  
所賴乎忠臣良士者正謂其有回天之力責難之恭  
也今若此何哉雖未必逢君而已啟逢君之漸雖未

必阿意而實有阿君之形至使道路相傳以爲論事者揣摩指意以爲作止任事者觀望顏色以爲進退苦言不入於耳而軟語浸熟於心積而不已必有衛臣附和如出一口之風矣此今日諸臣所當自任而陛下亦當少抑厚恩而曲從法制也臣區區之念豈獨爲財計哉自今以始願陛下念狄難之方殷毋憂慮之徒過奮發英斷申令二三大臣毅然爲縮內補外之規模凡近年創行之例必釐正凡前此所無之例必勿開邊功不可以不賞而非泛錫賚必不行軍額不可以不補而高官厚爵勿輕予城地不可以不

脩而不急之營繕必當罷備禦不可以不預而非時之燕樂必當絕省於宮掖而用於備邊省於朝廷而用於強兵省於王侯邸第而用於待敵既以日計之又以月計之又以歲會之要使浮泛之支漸損於前時而積其贏以備疆場之需閑官之祿漸減於承平而重其名以待折衝之士其有不然者給舍得以駁正臺諫得以救止大臣得以執奏使恩常出於陛下而法不廢於有司庶乎所謂操心危慮患深者不至淪於虛也

劾知太平州岳珂在任不法疏

竊聞驅狼牧羊豈聖主所期於法從如鷹逐雀非微臣敢傲於大藩與其流毒于生靈孰若盡言其梗槩茲緣周度敢以上聞某竊見通議大夫兼知太平州岳珂生自名門負其才具以滂沛之筆力而商市道以豪俠之習氣而詭事功公私正交急而莫支朝廷姑試可而乃已出專使領兼畀州符顧乃日飲無何乃奪其魄立視斯民之死不通厚下之情放利而行惟貨其急以逢迎爲稱意以乾沒爲生財六七少年之經營三四狙公之算計大抵爭錐刀之末無非戕根本之謀去歲旱傷當塗差稔稍加區處自可流通



而荒政不行勸分無策廣開告訐專事網羅薄有儲藏盡行封閉不獨匹夫有懷璧之罪遂使百姓窘炊王之艱家無宿椿米不入市某近因行部日擊乖方偶以學校錢糧支用浮泛遂會廩之贏撥一千石及於本祠那五百石減價出糶有關元吉李大賢等十戶稱米皆係本州封椿惟元吉有閭門之訟餘皆以單辭羅致有自去秋枷禁至今者夫產稅之家既有朝廷之糶又有總所之糶又有稻屯田種之糶本州又自有一項科糶供官之外亦欲贍給起耕接濟鄰里如李大賢者雖有稻二千餘石其家却有八十餘

日二十二房封藉無餘日食不給某因令人將一半  
平糶一半給還雖勉強奉承復以雄江軍口券爲解  
且軍人糧米自合多方預期計置豈應肆行不恤之  
令動萌扼奪之心况非真出於此耶妖民夏令覺託  
言神姦率歛民財若果出於正則引法鋤治未爲不  
可乃因一人而破一族凡牽聯而多貲無不歸於一  
網其見於案牘者爲錢五萬緡物議喧騰謂其數倍  
名爲賑卹淮民實則歸於烏有蹊田奪牛一何其忍  
酒醪靡穀之禁歎歲所當申嚴方且盡假制司之名  
大興摧酷之政悍卒黠吏皆爲措置提督水軍寨卒

並預促辦追呼斗增其錢月倍其額於是敷納糯米  
麩蘖抑買袋瓮柴薪勒脩坊場屋宇沿門海行鮮有  
獲免有據拍戶舊坊併酒料醞具而揜之者有全不  
給酒而日納乾酒錢者有細民因年節娶婦兩次拍  
酒并兵吏取乞通計一百一十六千者酒息之入盡  
責中半而掌庫者乃以舊會低價折納見錢訴詞紛  
然具有實狀當餓孳載塗之日復於國中爲此機弄  
未必盡岳尙書之本意恐亦官吏有以誤之也加之  
倖犴充斥刑獄絲紛某爲見天久不雨遂照條規親  
到三獄審問問某之來除遂旋知責出院司理院并

當塗縣獄尙各五六十人州院亦二十餘人某擇其事狀明白者量與決遣過四十三人自餘責獄官速與勘結夫以簪橐之聯任芻牧之寄不惟不能全活之又從而推殘之臨遣初心夫豈若此載惟漢刺史以六百石察州正欲使千里宅生萬物吐氣某職所當問惟在守臣謹撫其治郡無狀之大者爲一州生靈請命若夫茶鹽之置司有非么麼之所敢議某近雖承命考核不過以禮行移尙慮國計所關無與傾此欲乞朝廷特賜敷奏姑令專意使事以責其成別選循良以重郡寄

奏已見劄子

臣聞國家之患兵爲大有大規模而後可以弭天下之大患也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自古兵革不休鮮有不耗蠹根本者以文景累世富庶之餘武帝一開兵端戶口爲之減半至於告緡錢算舟車猶不足以當之今外有遊魂之虜邊無解甲之期民力竭於養兵國計空於科降而吾國所以爲規模者略無足恃不過虜哨未至則清野邊塵才動則閉關此二說者固兵法之所不廢然古之所以爲此者將有爲也蓋客軍遠來利於速戰則堅壁以挫之俟其氣衰而去

則邀擊隨之矣乘軍深入糧道不計則清野以困之俟其不得逞而退則追躡繼之矣非如今日公奪民利塊坐孤城以爲上策使吾列城之中偶被攻圍亦立而觀之而已使吾人民牛馬偶被驅虜亦縱其從容出境而已推是以往則雖飲馬長江亦無有能齟齬之者守淮所以守江也曾是可以守淮乎淮既不守江於何有窮事力以養坐食之兵使深入之寇如蹈無人之境今日暫退明日復來以有限之力當無窮之憂坐與行費等爾費而無益孰與有益而費乎臣是以妄疑邊境之規模不立也或謂韃騎驟忽非

吾步騎所可當輕出嘗試此以肉餒虎也是固然矣  
臣觀晉太元閒苻堅大舉入寇騎兵二十八萬戍卒  
又不與焉而劉牢之以五千之兵猶能渡洛澗急擊  
之謝玄亦毅然請渡水決勝負曷嘗以步不足以當  
騎而束手坐待邪雖曰一麾之頃適有天幸然方其  
奮然起而與之角堅已有此亦勍敵之驚當是時魄  
先灑矣何待風聲鶴唳而後爲敗哉今韃雖強而投  
拜烏合其不及苻堅亦明矣而邊關之規模若此何  
哉且彼能擾我養種我獨不思擾彼養種邪彼能掠  
我人畜我獨不思取彼人畜邪聞之道路三汭河已

築四城近又築三城矣且迫吾境而築正陽矣對境  
田疇皆收拾流離而耕之矣又多造舟楫以抗吾之  
長技矣而吾境有民不得歸有田不得種彼之謀日  
深而吾之計日窘是猶可謂規模乎臣書生不閑軍  
旅非謂戰之可以易言也竊以爲縱未能與之爭雄  
兩陣之間亦須帥鬪密爲運掉使諸屯脈絡貫通爲  
一各留守城之卒而盡括其餘以爲上下遊擊之師  
精閒諜明斥候凡哨騎之人察其衆寡伺其進退稍  
有機便則或邀其前或擊其後一城受敵則叶力而  
應援之必使之有所懲創不至於偃偃然縱橫馳騖



肆無忌憚則養兵不爲徒費而閉關清野者所以爲困虜之計而徐圖其後也獬犬之噬人愈退而愈悍一童子橫尺箠而叱之犬亦爲之辟易誰謂三邊介冑之士而慮不及於童子乎他如方田之說似亦限制戎馬之良策也凡若是之類皆當講求而漸行之故相臣範嘗畫策謂當於淮東西分置兩關而於金陵置大關以統之庶乎體統歸一易於斡旋若就範之規模而商確之江淮臂指之勢尙可圖也陛下收召威望之臣萃在朝廷非徒以華國而已蓋將長慮遠謀以共圖安邊固圉之策秋防事畢卽是大作

規模之時時不可失願陛下虛心博訪預定大計天下幸甚

第二劄

臣聞國之有財用猶人之有氣血氣血耗竭何以保身財用空匱何以立國版曹大計臣不得而知也以其關於朝廷者言之一歲之出常多於所入善理財者理其入必理其出今入固未易言而出亦未嘗理也和糴最爲重費而連年所糴大抵以行賞爲結局而錢米之收支未有見底者以臣所見上江所貯固有朽腐而不及運者矣近畿所糴固有越三數年而

猶未足者矣省司截撥農寺之米以餉邊米之至邊  
州者其數常虧而農寺之取償於朝廷者其數常溢  
行在諸倉之收糴官吏牙僧每爲虛入之數取其直  
而瓜分之諸庫之入納吏胥有全綱掩匿者有竊取  
大項綱解而移別項續到之錢流水湊補者有以已  
支之于照而影射盜用者其數多者或一二百萬少  
者亦十數萬臣固曰入固未易言而出亦未嘗理也  
入多而出多已病其不可繼而陰消潛蠹於冥冥之  
中者復若此尾閭之泄疇能當之今大利之入惟墜  
筭耳挾商賈之術以籠利旣以傷仁害義而不忍行

操公上之權以通利又以無人責任而不能行利源其遂窒乎淮浙鹽額一歲合九十萬袋而今才及六十萬袋使以六十萬袋之收而盡泄之夫豈無補夷攷近年支發之數率不過數十萬袋而止然則雖能辦及租額亦未有支發之策也其故何哉一則境土日縮食鹽者少二則淮浙之人家有私鹽三則場務苛征客旅困滯而其爲害之尤大者莫甚於諸司軍人之私販臣引見之初嘗請申嚴江東茶鹽所檢梏私鹽之法朝廷亦旣從之矣軍將護私彎弓而斃拘船之卒非細事也而藏匿覆護迄不得問誰復知有

法哉繼有以其事併委之制臣然諸闕事體相關雖欲奉行朝廷之令有不可得則是禁私之令終爲文具而已鹽何自而通哉今上流前日久積未發之官鹽才萬餘袋亦旣損其直而變通之諸場之價殺之又殺其爲招來商賈之道亦至矣然數者之弊不盡去則積滯之鹽不盡通其勢然也向也備三邊今又增廣西一路矣向也餉舊軍今又增新軍數萬矣出者日廣而入者日狹臣直爲此廩廩也然則如之何曰省齋浮費自宮掖始檢梘滲漏自朝廷始擇強毅有力者提領江淮茶鹽以禁苛征以戢私販而行法

自強有力者始庶幾氣血流通楮可扶糴可辦而均  
節出入之道得矣

宋宗伯徐清正公存稿卷一終